

以德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在初级写作中“了”字的用法偏误分析

蔡少莲 CAI Shaolian

摘要

助词“了”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且用法非常复杂的词,它历来是汉语语法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了”字本身用法的复杂性使得“了”字的习得成为汉语学习者经常遇到的难题之一。本文以德语为母语的初级学习者的约八万字的作文为语料,通过研究这部分学生在“了”字句使用中的偏误问题,归纳偏误的类型、探讨偏误产生的原因并构筑对策。

关键词: 偏误分析

问题及研究方法

助词“了”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且用法非常复杂的词,它历来是汉语语法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不少汉语专业的博士生仅以“了”字为题,就能写出洋洋洒洒十万字的博士论文,“了”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助词“了”是初级阶段外国汉语学习者要求掌握的语法内容。因其复杂性,外国汉语学习者在使用时经常出现一些偏误,那么以德语为母语的初级汉语学习者在习得“了”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其他非汉语母语学习者的问题?他们使用“了”字的偏误主要有哪些类型?造成这些偏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在教学中让学生避免这些偏误?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前后花费了四年的时间,历时8个学期,收集了维也纳大学汉学系和维也纳孔子学院以德语为母语的初级学习者的汉语写作课的练习和考试试卷,共计8.4万字,并从中找出1045条“了”的用例,总结出“了”的使用偏误情况。

在深入讨论之前,我们先明确“了”的分类。王力在《汉语史稿》中指出:

近代汉语的‘了’是从古代表示‘终了’意义的‘了’来的。‘了’字的虚化是从中晚唐开始的。(王力 1980: 89)

动词“了”虚化后主要有两种分布：句中(动词+了+宾语)和句末(动词+宾语+了)。这两个“了”一般被称为“了1”和“了2”。

虽然时至今日学者们对“了”的性质、语法意义等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只有一个“了”。如：刘月华根据语法意义认为两个“了”都可表示“实现”，很难分清，应视为一个（刘月华等1983）。张黎从认知角度分析，认为出现在各个位置的“了”都具有一个“界变”的共性（张黎 2003）。还有些学者主张多个“了”。以金立鑫为代表，认为根据句尾“了”的语法性质，可分为动词后的“了”和有补语性质的“了”等四个“了”（金立鑫 1998）。

而大部分学者（赵元任 1968；吕叔湘 1980；朱德熙 1982；刘月华 1985 等）都认为“了”可分成“了1”和“了2”两类。语义一般以《现代汉语八百词》为基础（吕叔湘 1980: 351）。其中，“了1”主要表示动作完成；“了2”表示陈述语气，还表示动作、状态的实现，新情况的出现（丁崇明 2009: 172-173）。本文的讨论也遵循这一分类标准。

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德语为母语的初级学习者“了1”的总用例数量为650例，远高于“了2”395的用例，然而“了1”的偏误数量为429例，占总用例的66%，高于“了2”60%的偏误比例。具体数值见下表。

表1 德语为母语的初级汉语学习者“了”的使用情况

	总用例数量	正确用例数量	偏误用例数量	正确率	偏误率
了1	650	221	429	34%	66%
了2	395	158	237	40%	60%

通过分析语料，我们发现德语为母语的初级学习者的偏误主要有四类，“了”的多余，“了”的误用，“了”的混用以及“了”的缺失，如表2所示。为了更清晰地说明问题，我们对四种偏误分别进行了界定。“了”的多余是指在可以不用“了”的地方加了“了”，使句子看起来累赘，不地道。“了”的多余具体分为“了1”的多余和“了2”的多余。“了”的误用指的是在不该加“了”之处一味加“了”，造成句子表达错误。“了”的误用也分“了1”和“了2”两种情况讨论。需要指出，“了”的多余并非错误，只是画蛇添足，句子不够简练明了，但为了讨论方便，统一归入偏误范畴。“了1和了2的混用”主要指“了1”和“了2”的位置错误，在该用“了1”时用了“了2”，反之亦然。“了”的缺失”顾名思义，在句子当中应该使用“了”的时候没有使用“了”，形成病句。“了”的缺失也可具体细分为“了1”的缺失和“了2”的缺失。

从上表可以看出，“了1”和“了2”误用是德语为母语的汉语初级学习者的主要偏误类型，占了所有偏误将近50%的比例，而“了1了2”多余以及混用的情况也分别占了25.8%和18.4%的比例。

表2 德语为母语的初级学习者“了”的偏误分布

偏误类型	多余	误用	混用	缺失
了1的偏误例	78例	265例	50例	36例
了1偏误占总偏误的比例	11.7%	39.8%	7.5%	5.4%
了2的偏误例	94例	45例	73例	25例
了2偏误占总偏误的比例	14.1%	6.8%	10.9%	3.8%
各项偏误加总	25.8%	46.6%	18.4%	9.2%

这三种情况可以归纳成“了”的使用的过度泛化。而占了不到十分之一的“了1”和“了2”的缺失恰恰从反面证明了“了”在德语汉语初级学习者中存在过度泛化的现象。

偏误类型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偏误的类型，我们从语料中选出一些典型例子进行分析。其中句子前有*号的，表示该句为偏误句子。

1. “了”的多余

1.1. “了1”的多余

(1) *去年我们在青岛，在那里我们教了大学生和中学生英语。

(2) *生日那天的晚上我去了酒吧喝了啤酒。

例(1)中的“了1”是不必要的，对于一些已经完成的动作，如果说话人不是想强调动作的完成，而是主要想说明介绍情况，一般也不用“了1”。例(2)中“去”之后的“了1”也是多余的，如果是几个连续发生的动作，虽然每个动作都已经完成，往往在最后一个动词后加“了”。

1.2. “了2”的多余

(3) *在玛丽家我喝了咖啡，吃了一个苹果派了。

(4) *那天在公园里我们休息和聊天了。

例(3)中的“了2”用在句末，表示新情况出现，比如，“我”吃了一个苹果派，已经饱了，不能再吃第二个了。而在作文《我的一次

生日》中，该学生只是描述生日那天她去玛丽家喝咖啡并吃了一个苹果派的过去的事实，并不涉及吃完一个苹果派后出现了什么新情况或别的言外之意。所以句末的“了2”是多余的。同理，例（4）也是单纯叙述某个生日的当天该生和朋友一起在公园度过的事实，没有强调的语气，因此该句的“了2”也是冗余的。

2. “了”的误用

“了”的误用是德语为母语的初级学习者的作文当中比较集中的偏误类型，占有偏误的46.6%。

2.1. “了1”的误用

(5) *以前我怕了买舞会礼服，现在不怕了。

(6) *刚才我在宿舍里看了电视，没有去打球。

(7) *去年我在上海过了愉快的生活。

(8) *晚上我看连续剧了就睡觉。

(9) *我每天读了很多书，并且每天也写了一些段落。

(10) *虽然玛丽不会说德语，但是她非常喜欢了认识我维也纳的同学。

(11) *昨天我很饿，吃了很多东西，吃了很快。

例（6）的“了1”是偏误，动词后的“了1”应该表示动作的完成，为能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首先考察“完成”所表达的语法意义。《现代汉语词典》（1978: 213）对于“完成”的解释是：“按照预期的目的结束；做成”。这里有两个要素：a. 一定要包含一个动态的过程；b. 这个过程一定要“结束”或“做成”。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才称得上是“完成”。例（6）要表达的是刚才正在进行的动作（“在看电视”），强调的是刚才正在做什么，既无动态的过程，又不强调完成，所以不能用“了1”。再来看例（7），例（7）的正确说法应该是：去年我在中国生活得很愉快，或者去掉“去年”，并把“了”改为“着”：我在中国过着愉快的生活。例（7）是想叙述去年所发生或所存在的一种情况，根本不存在是否完成的问题，当然也不存在使用“了1”的问题。例（8）尝试运用“V1+了1+(0)+就+V2+(0)”结构，此结构表示完成第一个动作后，执行第二个动作。如果第一个动词带有宾语，则“了1”应放在第一个动词和宾语之间，因此例（8）应改为：晚上我看了电视剧就睡觉。例（9）的“了1”是误用，在叙述过去的情况中，如果有“每次”、“天天”、“经常”、“一直”等词语，都不能用“了”，因为“了1”表示某一个动作行为或某一个状况的完成，不能和表示经常性的动作一起用。例（5）中的第一个“了”应该去除，同理，例

(10) 中“喜欢”后不能加“了1”。汉语中，并非所有的动词后都可以出现“了”，比如心理活动动词后(*我觉得了这个办法不错/*妈妈希望了去上海旅行)、能愿动词后(*能了说汉语/*会了使用电脑)、表示判断、分类类动词后(*姐姐是了大学生/*她好象了一位老师)都不能出现“了”。例(11)中不能说“吃了很快”，因为词尾“了”后边不能跟形容词作的程度补语，要将“了”换成“得”，“吃得很快”。但是有些形容词除外，比如“多”、“少”，可以说“吃了很多”也可以说“吃得很多”。再如“久”、“远”。可以说“走了很远”也可以说“走得很远”。总的来说，“了”后接形容词只能是跟着一件事情，事务的量度，除此之外都要用“得”，表示一种程度和一种性质。

2.2. “了2”的误用

(12) *我很喜欢吃中国菜，以前我常常吃中国菜，那时我很胖了。

例(12)的“了2”是误用，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例(12)不是在说明“我”的变化，而是在描述当时的一种状态，即是在作静态的描写，而不是动态的说明，因而不能用“了2”。如果将例(12)改为例(12+)：“我很胖了，不能再吃巧克力了。”则句子成立，因为该句从语境“不能再吃巧克力”中说明了我发生“变胖了”的情况，表达的是一种变化，所以可以用“了2”。因此通常情况下，如果上下文没有给出“出现新情况”的提示，则在“很/非常/相当十形容词”后不能用“了2”。

(13) *他是去年年底买的那辆自行车了。

(14) *男朋友给我买了一个好看的包，但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买了。

例(13)句尾的“了2”应该去掉。或者改成“他去年年底买了那辆自行车”。在强调过去动作的时间、地点、方式的“是……的”结构中，词尾不用“了”。同理，例(14)句尾的“了2”应该改为“的”。用“了”时说话人是在告诉别人一件事，意思的重心在动词上。用“的”是说话人在告诉别人某件事的一些具体情况，如时间、地点以及谁做的、怎样做的等，意思的重心不在动词上。

(15) *我想买这件红色的羽绒服，因为它不太贵了。

“太+形容词+了”是固定搭配，其中“了2”位于句末，表示感叹的语气。而结构的否定式为“不太+形容词”，没有“了2”，所以例(15)也为“了2”的误用，应去除。

3. “了1和了2的混用”

“了1和了2的混用”主要指“了1”和“了2”的位置错误，在该用“了1”时用了“了2”，反之亦然。“了1和了2的混用”占有所有偏误的18.4%，不容忽视。

(16) *我的朋友昨天进了超市，我等很久了，她不出来。

汉语有两种句式，A: V+了1+时间/数量(+0) B: V+了1+时间/数量(+0)+了2。

这两种句式都有某个过程的时间，不同之处在于：A 句式说的是过去的某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B 句式是说某个过程从开始到现在的时间。例(16)想表达的是昨天去超市的情况，我等的时间是“很久”，但并非等到现在，“等”这一过程在过去已经结束，因此使用句式 A，所以应把“我等很久了”的“了2”去掉，在“等”后加上“了1”。

(17) *我就到上海去了读书。

(18) *那时我已经是了了一个维也纳大学的学生。

有些动词不表示变化，因此无所谓完成时，不能加“了1”（吕叔湘1980: 315），根据这一标准，例(18)判断动词“是”不表示变化，其后不能带“了1”。此外，例(18)想表达“我”的情况发生变化，从不是维也纳大学的学生，变成其中一员，因此应将“了1”去除，在句末加上“了2”。例(17)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我就到上海去读书了，“了2”放在句尾起成句的作用。

(19) *第一个学期我的综合课得5分了，我不高兴。

如表示一个一次性动作的完成，一个相对完整事件的结束，应在动词或动结短语后加“了1”，而不是在句尾加“了2”（陆庆和2006: 328）。因此例(19)应把“了2”去除，在动词“得”后面加上“了1”。

4. “了”的缺失

“了”的缺失在德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属于小概率偏误，只占偏误总量的9.2%。

4.1. “了1”的缺失

(20) *由于售货员打折了，所以我还买一双黑的鞋。

(21) *我对汉语的感觉慢慢有变化。

例(20)和(21)都明确显示动作的完成，因此在“买”和“有”后都应该把缺失的“了1”补上。

4.2. “了2”的缺失

(22) *我是汉学系的学生，我快要毕业。

“快/要/就要/快要/…了2”句式中的“了2”表明情况发生变化，例(22)想说明“我”很快就出现“毕业”这一新情况，因此句末应添加缺失的“了2”。在其它一些固定的搭配中，如“不/不要/别/不用/…了2”、“该/应该/…了2”中的“了2”也表示情况的改变，其中的“了2”是不可遗漏的。

偏误原因透视

以上的分析显示，相对于“了”的缺失，“了”的多余、误用及“了1”“了2”的混用是德语为母语的汉语初级学习者偏误的集中之处，这三种偏误类型实际上从本质上可归纳为“了”的过度使用或泛化，而这一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德语母语的负迁移。

迁移(transfer)原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即已获得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等对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和解决新问题所产生的影响(Ellis 1965)。随后，在20世纪40~50年代，迁移这一术语应用于语言学研究，用来指“一种语言对学习另一种语言产生的影响”(即 language transfer, 语言迁移, 又叫母语迁移)(Richards, Schmid 1992)。Odlin(1989)在其《语言迁移》这部专著里给语言迁移下了简明而精确的定义：迁移是指目标语和其他任何已经习得的(或没有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所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二语习得中表现为：(1)正迁移，指母语与目标语的相同之处会促进目标语学习；(2)负迁移，即母语干扰，“主要由于母语和目标语的某些形式和规则系统不同而被学习者误以为相同所致”(唐承贤1997: 12)。通俗地说，在第二语言习得中那些与母语有相似之处的知识比较容易学得，反之那些与母语有不同之处的知识则产生混淆难以学得(Lado 1957: 48)。

而对于母语在二语习得中所扮演的角色，德国英语教学法教授Butzkamm有一个十分恰当的比喻：“母语不是一件外衣，学习者在踏进外语教室之前可以将其脱下，弃之门外”(转引自郭铭华 2002)。这个比喻告诫我们：母语迁移是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Corder(1967: 20)——也曾指出，“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总是会出现偏误。”

在母语已先入为主的前提下，外语学习不可避免地受到母语的影响。在外语学习的初始阶段，人们总是借助于一定的母语知识对所学习的外语进行加工、处理，以便理解及储存。毋庸置疑，在学习汉语语法时，德语语法知识对学生理解掌握汉语语法也存在着影响。

从德汉差异的角度来看,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Sino-Tibetan Family)是离印欧语言谱系较远的一种语言,汉德两种语言差异较大。德语是属于曲折变化的语言,其动词时态的变化要通过词的曲折词形变化来体现,因而也就有了现在时、过去时、过去完成时等等。而汉语是孤立语,没有词形变化。所以德语初学者对没有过去时的汉语形式很难适应,当他们一旦了解“了”字可以表示过去,就好像抓了根救命稻草,大舒一口气,回到了他们所谓有规则有秩序的 comfort zone。学生常常在表达过去的事情时都要义无反顾的找个地方把“了”加进去,最常见的是在所有的动词后加“了”,因为这是从形式上最接近德语的动词加 te 变成过去时的形式,从表达习惯上最易于接受。

我们从以上例举的失误的句子中选出一些来,对比汉德表达的差异,德语为母语的初学者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便可见一斑。

例(2) *生日那天的晚上我去了酒吧喝了啤酒。

An meinem Geburtstag, bin ich in eine Bar gegangen und habe ein paar Bier getrunken.

德语中的“gegangen”和“getrunken”是德语学生非常熟悉的过去时的标志,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他们觉得在“去”和“喝”后面加“了”表示过去,是非常合乎逻辑的。

又如,例(18) *那时我已经是了一个维也纳大学的学生。

Ich war damals bereits Student an der Universität Wien.

学生之所以在“是”后加“了”,也是受了德语负迁移的影响,“war”在德语里是“是”的过去时,因此学生在“是”后加了,以显示句子的过去时态,造成错误。

再如,例(12) *我很喜欢吃中国菜,以前常常吃中国菜,那时我很胖了。

Ich liebe chinesisches Essen. - Als ich häufig chinesisches Essen gegessen habe, war ich sehr dick.

按照德语为母语的初学者的理解,“war”在德语中是系动词“是”的过去时,但汉语在形容词做谓语的情况下不需要用“是”,于是德语学生就干脆直接在形容词后加“了”以表示过去的状态,偏误由此产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了1”的265例误用的句子中,有32句是应该用“过”而非“了”,占误用比率约12%。这一现象源于德语语法的一个特点。也即,德语里表示过去,不仅可以用过去时,也可以用现在完成时。德语的现在完成时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用于口语中代替过去时。例如,同样一句话“我昨天买了一件大衣。”德语可以用过去时和完成时表达。口语表达: Gestern habe ich einen Mantel gekauft. (现在完成时) = 书面语表达: Gestern kaufte ich einen Mantel. (过去时) 换言之,由于德语的现在完成时也可以表示过去发生的事情,于是“过去时”在德语

的概念里的边界就极大地扩大了，把在汉语中本应该使用“过”的地方也错误地用成了“了”。因此德语为母语的初级者也更容易把“了”泛化到涉及过去概念的句子中。例如，

例(23) *以前我去了中国，但是没有吃了烤鸭。

例(24) *以前你学了中文吗？

例(23) *和例(24) *表示的是一种曾经的经历，虽然也发生在过去，但在汉语中应该用“过”代替“了”表示已经完成且对现在有影响的这层意思，属于完成时。而德语学习者因受德语的特点的影响，认为完成时和过去时是一样的，所以简单地加“了”，导致错误产生。这属于德语负迁移的一种独特现象，应该在我们的教学活动中引起注意。

概言之，以德语为母语的初级学习者在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下，把“了”看成一个完全的“过去时”的语法标志，把它和德语的中“过去时”的语法范畴等同起来，从而产生了“了”的“过度泛化”，导致了以上阐述的“了”的用法中的前三种偏误类型。

而第四种偏误类型“了”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中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因为在“了”的缺失这一偏误类型里，遗忘固定搭配里的“了”占“了”的缺失这一偏误类型的87.35%。由于汉语的某些固定搭配在德语里并没有相应的表达方式，导致学生往往遗漏搭配里的“了”。

例如，(22) *我是汉学系的学生，我快要毕业。

Ich bin ein Sinologiestudent. Ich bin dabei, meinen Abschluss zu machen.

在德语表达中，“要毕业”是一个将来的时态，和学生想象中的表示过去的“了”完全没有联系，基于这样的负迁移，学生在构建相应的中文句子时自然就遗漏了固定搭配“快……了”里的“了”。

教学策略建议

通过分析语料，我们找出了学生产生偏误的原因，在今后的教学中针对德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在一开始引进“了1”的介绍时，要反复强调“了”和德语的过去时是不等同的。它表示的是“完成”，完成可以是任何时态的。防止学生先入为主，断章取义，产生“了”就是表示过去的错误印象。一旦这些错误的理解“化石化”，以后纠正起来非常艰难。

为此，我们有必要在教学中对“完成”所表达的语义进一步细化，这里有两个要素：a. 一定要包含一个动态的过程；b. 这个过程一定要“结束”或“做成”。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才称得上是“完成”。

其次，“了2”用在句末表变化等，对于德语学习者而言，表示变化的这个句末的“了”不太容易掌握，需要反复练习来加深理解。练习

的形式可多种多样,但以一小段短文效果最好,因为有上下文的语境,加上教师不断重复“了”的使用规则,学生能渐渐产生对“了”的语感。

再次,教师是否考虑根据德语语法中可用现在完成时代替过去时这一特点,尽早引进“过”的用法的教学,让学生有相应的表达的渠道,避免在该用“过”的地方仍然只会用“了”。

最后,我们在教学中尽量做到防患于未然,如部分学生已有偏误苗头,尽量做到早发现,早做出反应,早纠正错误。精讲精练,讲练结合,理解为基础,练习为重,以生活语言为主,遵循简单实用原则。

参考文献

- Corder, S. P. (1967), 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 in: *IRAL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5, 161–170.
- 丁崇明 Ding, Chongming (2009), 现代汉语语法教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Ellis, H. C. (1965), *The transfer of learning*, New York: Macmillan.
- 郭铭华 Guo, Minghua (2002), 论母语在外语课上的作用, 外语与外语教学 (2).
- 金立鑫 Jing, Lixin (1998), 试论了的时体特征, 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一期.
- Lado, R. (1957),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刘月华等 Liu, Yuehua (1983),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刘月华等 Liu, Yuehua (1985), 汉语语法难点解释,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 陆庆和 Lu, Qinghe (2006), 使用对外汉语教学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主编 Lü, Shuxiang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Odlin, Terence (1989), *Language Transf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s, Jack C., and Richard W. Schmid (1992), *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Routledge Chapman Hall.
- 唐承贤 Tang, Chengxian (1997), 差错分析述评, 外语教学与研究, 第二期.
- 现代汉语词典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1978),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力 Wang, Li (2013), 王力全集 1: 汉语史稿, 北京: 中华书局.
- 张黎 Zhang, Li (2003), 汉语名词数范畴的表现方式, 汉语学习, 第四期.

赵元任 Zhao, Yuanren (1968), 中国话的文法, 美国伯克莱: 伯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

朱德熙 Zhu, Dexi (1982), 句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The Error Analysis of the Use of the Word “le” in Primary Writing by German-speaking Learners

Abstract

“Le” in modern Chinese is a high-frequent and very complicated word, which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the Chinese grammar academic circle. The complexity of the word itself makes the acquisition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s for learners. Based on the 80,000 words composition corpus from German-speaking beginners in several universities in German-speaking areas, the study is aimed to sort out the types of errors in the use of “le” and explore the possible reasons behind so as to suggest some strategies of tackling.

Article received 18.12.2017; accepted 10 July 2018

Keyword: Error Analysis